




# 自由的幻觉

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

郑若麟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 自由的幻觉

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

郑若麟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自由的幻觉：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 / 郑若麟 著.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207-0262-1

I. ①自… II. ①郑… III. ①侵华—文化侵略—预防—西方国家—青年读物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5215号

自由的幻觉：开放中抵御精神殖民

( ZIYOU DE HUANJUE: KAIFANG ZHONG DIYU JINGSHEN ZHIMIN )

---

作 者：郑若麟

责任编辑：李 烨

责任审校：金学勇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113号

邮 编：100007

印 刷：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7.375

字 数：107千字

书 号：ISBN 978-7-5207-0262-1

定 价：39.00元

发行电话：( 010 ) 85924663 85924644 85924641

---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请拨打电话：( 010 ) 85924602 85924603

# 目录

- 前言 / 1
- 序 / 17
- 一 我们是否已经到了被“精神殖民”的悬崖边缘？ / 29
- 二 将西方视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 / 41
- 三 虚构的“天堂” / 51
- 四 我们不能将开放等同于“投降” / 65
- 五 精神被殖民的三个特征 / 75
- 六 精神殖民中国的三大法宝：新闻、广告与电影 / 97
- 七 精神殖民中国的目标：给中国梦植入“民主原罪” / 117
- 八 我们应该怎么办？ / 125

附录说明 / 141

附录一 香港、“黑天鹅效应”及十年后的中国 / 142

附录二 香港“占中”背后的精神角斗 / 155

附录三 “政治正确”：一只无形的黑手 / 169

附录四 究竟何为“政治正确”——从法国媒体说

开去 / 178

附录五 “名言”是怎样炼成的 / 188

附录六 再论“伏尔泰（伪）名言”：不敢苟同 / 197

附录七 谁让法国丧失了金融主权 / 206

附录八 国庆感言 / 222

## 前言

这本小书是以我的一次演讲文稿“如何抵御西方的精神殖民”为基础而撰写的。

那次演讲引起如此强烈之反响，我确实始料不及。曾有人写过这样的话：我向着群山发出一声长啸，结果回声激荡，反过来震撼了我。而我在演讲前更多的感觉是在天坛的回音壁前喃喃自语，却没有想到会听到那么多的青年朋友在四面八方呐喊着呼应我……

那次演讲是团中央和“四月网”共同举办的“青年网络公开课”的第一课。当时我选择的话题是“如何抵御西方的精神殖民”。时至我写下这几行字之际，在腾讯、土豆、爱奇艺、优酷等视频网站上，点击观看那次演讲的青年网民总数已达上亿人次。我在演讲中所推荐的作家——我的

夫人边芹所著两本“罕见的杰作”《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和《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东方出版社）也攀上畅销书榜，一再加印并再版。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西方，特别是对于中西方文明内涵的再认识，正在年轻一代中间重启。说这是两百年来认识西方的一次新的“再启蒙”也不为过。

在此次演讲之后，福建东南卫视一档非常出色、同时也属于国内甚为“稀有”的政论节目《中国正在说》，又邀请我做了《筑起文化自信的新长城》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我进一步阐述了精神殖民的核心在于试图悄悄地将“民主原罪”的潜意识植入中国民众复兴——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之中。这是在精神领域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的无声的号角。

中西方文明在最近这两百年来的交汇、碰撞——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空前的；其激起的强烈震荡几乎深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但我们的传统文人，特别是一部分食洋不化的知识分子，却对中西方文明之关系实质一直处于某种懵懵懂懂的状态；

进而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导致诸多中国民众在日复一日的错误导向下，始终不识西方之真面目。这批崇洋为尊、唯洋是从的知识分子深刻影响着我们国家的精神领域和思想领域。他们通过文字、文学、影视等多种媒体，成功地在国民思想中虚构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西方天堂，并以此为对比坐标，来映射我们自己的国家。于是便得出“西方是天堂，而我们则什么都不行”的极其荒谬的结论。

我们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实在是过于天真了。我们将西方有意识地传递给我们的一切当作了西方的全部，而对西方刻意潜藏的另一套实质性的行事方式和游戏规则，我们却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没有参透，西方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精心构筑了一套“中国话语”——“针对中国的话语”，“以此形成从精神层面主导、诱导中国大量文化精英”在不知不觉中追随西方或国际舆论来认识世界、认识西方，甚至认识我们自己。<sup>①</sup>甚至连我们最著名的“西学大师”：如胡适、如钱钟书、如巴金（我们可以举

---

<sup>①</sup> 参见边芹2017年6月12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尚晓岚采访《西方文明，不像你想的那么文明》一文。



出一大串名字)……尽管在他们各自的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真正“认知西方文明的实质与内涵”,包括其历史、文化和宗教等上层建筑领域,却都令人遗憾地停留在门槛上,而没有跨出决定性的一步。<sup>①</sup>上述边芹的这两部“奇书”恰恰是“越过门槛”之作,是对西方文明实质与内涵最为深刻的剖析,是对西方文明渗透、影响、主导甚至殖民中国精神和文化领域最为详尽的阐述和解剖。

我的演讲和这两本书的广泛流传只能证明一件事:我们所论及的西方对中国的精神殖民问题,已引起社会强烈共鸣(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主流媒体基本上不置一词,或仅只言片语地零星论及)……

应该指出的是,这个问题早已存在。极端的崇洋媚外之风从20世纪80年代刮起,到近几年达到了顶点,达到了我们不得不提出“精神殖民”话题的程度。

这是我们取得巨大成果的改革开放政策中的一个被忽略的领域,一个不易察觉的失误。

---

<sup>①</sup> 参见边芹著《谁在导演世界》(2016年升级版)第80页《向西看的那个槛》一文。

我们的知识精英曾理所当然地以为，“全盘西化”是我们未来的方向。更糟糕的是，我们的知识精英还想当然地以为，“全盘西化”是“现代化”的同义词。今天回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认为“西方正张大双臂，在热情洋溢地拥抱、欢迎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幸福之路’”。

2008年年初，西方某些势力几乎可以说是以一种疯狂的举动试图阻挠北京奥运的成功。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击向“中国梦”的一记恶狠狠的阴招。奥运火炬在巴黎传递受到强烈干扰，使一直沉醉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的国内舆论产生强烈反弹。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西方总有那么一部分势力并非言行一致地支持、接纳我们的崛起；我们才意识到，在西方舆论话语权一统天下的背景下，我们在精神领域处于一种绝对的弱势、守势地位；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懵懵懂懂地洗了脑，正朝着“精神亡国”的方向疾奔……

我想，我的反精神殖民的“喃喃自语”之所以会得到年轻一代呐喊般的呼应，是因为对我们的精神殖民已经走得太远了，已经到了中国社会对这种现象产生强烈怀疑、

反感和抵制的时候了。

我的视频演讲并没有把我想说的都说出来。因为时间限制，也因为一些关键概念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这是我撰写、出版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动机：把我未来得及说出来的东西继续告诉我们的青年朋友。

我未能在《如何抵御西方的精神殖民》演讲中说透、但在《中国正在说》节目中提及的一点就是，精神殖民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在于对“中国梦”植入“民主原罪”的概念，试图使中国人在精神源头就背负起沉重的“原罪”，在强烈的“负罪感”下与西方打交道。这样，西方将在道德上永远对中国处于居高临下的状态。这将是压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头上的一座无形的大山。这本小册子旨在打碎、掀翻这座无形的大山。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本小册子仍然是一篇长文而已，且篇幅有限；它仍然是我发自内心的一声呐喊，而非理论上的全面论述。需要进一步在这个领域继续挖掘的有心人，可以去研读边芹的上述两本佳作。如果说，我的演讲只是

提出现象和问题，那么边芹的书就是将西方精神殖民的种种手法、策略、技巧、战略战术……都一一剖析给我们看。边芹的书，是两部反精神殖民战场上的“话语权兵法大全”。理解了对手的策略和手法，我们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文明与文明之间最为简单可行的自卫方式。只有当对方理解“你已经懂了”，而且“你也已经准备好还击”的时候，他才会放下手上暗中举起的屠刀。就好像美国西部片里的枪手：唯一让他放弃与你决斗的方式，是让他理解你拔枪的速度已经比他快得多，你射击的准确性也已经比他精湛得多；而最重要的，则是让他理解你已经下了拔枪的决心……

我几乎可以肯定，会有一些人认为，被西方精神殖民也没有什么不好。那些甚至对殖民主义本身都大唱赞歌的人，怎么会反对在精神上沦落为一个“亡国奴”呢？对于这类人来说，他们巴不得拜西方为他们的精神主人；他们担心的，恰恰是当不当得成“精神亡国奴”。对于他们来说，唯一遗憾的是他们的精神主人是否会承认他们的奴仆

地位……他们之所以担心“做不稳——即便是精神上的——奴隶”，是因为他们坚信，西方的一切都优于我们；跟随着西方，我们就能够有那么一天，我们也能享有西方今天所享有的一切。曾经有一位外交官信誓旦旦地向我论证：冷战中所有追随美国的国家都富裕起来了……这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中国是一个如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如果中国是一个如日本那样有着美国驻军的“半独立国家”，如果中国是一个如韩国那样可以被用作遏制美国敌人或对手的棋子……那还有着丝丝的可能。但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人口、领土到资源和发展潜力都有可能成为美国未来竞争者的国家，美国怎么可能来“扶持”中国的崛起呢？这实在是一个常识领域的问题。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实际上隐隐约约地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担心自己“做不稳奴隶”……只是，他们甚至不敢质疑一下“为什么主人不要我们”，而只敢质疑我们自己做得还不够主人满意！就像《法门寺》里“站惯了”的贾桂，那些甘做“精神亡国奴”的人是永远不敢质疑他们的精神主人的。甚至连产生疑问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我很为他们悲哀，甚

至痛心。

因为倘若他们永远长睡不醒倒也罢了。一旦有朝一日清醒过来睁开眼睛，他们会备感痛苦……中国今天发生的一切，中国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正在如雷鸣一般震撼着他们的耳膜，逼着他们醒来……到了那一天，我能想象他们的绝望和痛苦！今天的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处于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之中，其中甚至包括当年苏联的著名“异见作家”索尔仁尼琴。

应该明确说明的是，这绝非什么意识形态之争。这是民族尊严的问题，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草食动物”（中国等世界上不具侵略性或征服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与“肉食动物”（具有天然征服性的文明）之间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千万不要用“冷战思维”来看待精神殖民问题。

法国一位战略问题专家克利斯蒂昂·圣-艾蒂安娜（Christian Saint-Etienne）早在2010年就写了一本书，题为《21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理解明天的世界》<sup>①</sup>。书中专

---

<sup>①</sup> 参见法文版：*Guerre et Paix Au XXIe Siècle—Comprendre le monde de demain*，由法国 François Bourin Editeur (FB) 于2010年出版。

门提出，要对中国发动一场“思想战争”。圣-艾蒂安娜认为只有通过“思想战争”才能打败“中国发展模式”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威胁。但在中国，我们却似乎从来没有把思想领域的摩擦视为一场“战争”。圣-艾蒂安娜甚至用“逆推黑天鹅效应<sup>①</sup>”来助推针对中国的“思想战争”。我认为这是“精神殖民”中国最为直白的表述。现代战争是很难双赢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们应该警觉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万勿如辜鸿铭所说的那样，太过“童真和幼稚”……

法国另有一位名叫费雷德雷克·马尔戴尔（Frédéric Martel）的学者，也写了一本影响颇大的畅销书《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sup>②</sup>。此书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世界（文化传播）内容之战已宣告爆发”，我一直好奇内涵这么丰富的一句话，到底应该如何翻译成中文。在中文版里非常直截了当地翻译成“世界文化大战已经爆发”。从某种

---

<sup>①</sup> 参见附录一、二。

<sup>②</sup> 法文版名为 *Mainstream—Enquête sur la guerre globale de la culture et des médias*，由法国 Champs actuel 出版社于 2011 年 5 月出版，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意义上来说，这并没有翻译错，而且更为直白。原文的意思是，通过大众传媒控制信息传递的“内容”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它包括电视、音像产品、肥皂剧和电视辩论节目。也就是说西方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所有手段。两名学者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文化战争”这个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原书中有一个章节是“有关媒体”，特别是默多克与香港凤凰卫视之间来往、谈判以及他的前妻（当时还是他的妻子）邓文迪的故事。这一章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西方的一个大传媒集团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通过与中国媒体的合作，来进入中国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文版却缺少了这 20 多页。法文版是由法国“Champs actuel”出版社于 2011 年 5 月出版的。我建议读者尽可能去读原文版，因为中文版删去了一段重要内容，没有翻译的内容长达 20 多页。这到底是被中文译者所有意忽略了，还是因为译文是根据该书 2010 年版翻译的，我就不得而知了。而这 20 多页未被翻译成中文的内容是 2011 年原书再版时新加入的内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一章节是理解作者所说“世界（文化传播）内容之战已宣告爆发”的断语所不可或缺的。非常遗憾中文版里没有这一章节。

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对西方媒体或书籍进行某种筛选，而且往往是忽略其对中国的负面性的内容，无论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意的中伤。长年忽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而突出其对中国的少数正面报道几乎是我们媒体的一个集体特征，结果就是没有出国机会的国人往往会以为“外国人对中国非常友好”。我曾批评过法国一家日报《解放报》（*Libération*）长年来对中国坚持不懈的负面报道，结果一位国内网友却来反驳我，称找到国内翻译的三篇《解放报》对中国的报道，都是“正面”的，于是得出结论：法国《解放报》是一份热爱中国文化、力挺中国的报纸。这实在是令人哭笑不得。<sup>①</sup>2011年我曾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新闻与东西方关系”研讨会发表演讲，在演讲中我专门统计了法国《解放报》驻华记者菲利普·格朗热罗（Philippe Grangereau）当年前六个月发表的对中国报

---

① 参见 <http://bbs.tianya.cn/post-free-1409031-1.shtml>。